
银河英雄传说

VOL.3

雌伏篇

(日) 田中芳树 著

(日)

道原克巳

插图

蔡美娟 译

赵玉皎 审校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田中芳树 著

（日）造原克己 插图 蔡美娟 译 赵玉皎 审校

银河英雄传说
雌伏篇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6-3024

【银河英雄伝説[雌伏篇・上][雌伏篇・下]】

Text Copyright©1984,2000 by Yoshiki TANAKA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00 by Katsumi MICHIHAR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LTD.,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LTD.

through DAIKOUSHA Inc.,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日本徳间书店正式授权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河英雄传说.雌伏篇/(日)田中芳树著;蔡美娟
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ISBN 7-5302-0866-7

I.银… II.①田…②蔡… III.科学幻想小说—
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1380 号

银河英雄传说

VOL.3 雌伏篇

YINHE YINGXIONG CHUANSHUO

(日)田中芳树 著 (日)道原克己 插图 蔡美娟 译 赵玉皎 审校

*

北京出版 社 出 版 集 团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 w w w . b p h . c o m . c 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6 印张 220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02-0866-7/I · 861

定价:24.80 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目 录

第一章 前度出击	001
第二章 振翅待飞的秃鹰	025
第三章 一根细弦	053
第四章 逝去的一切	081
第五章 审查会	105
第六章 没有武器的战争	129
第七章 要塞对要塞	155
第八章 归来	183
第九章 决意与野心	215
田中芳树访谈(之三)	243



第一章 首度出击

I

刚开始的时候，少年并不喜欢宇宙。

当他的年纪还没大到足以称为少年时，有一个冬天的夜晚，他骑到父亲肩上仰望天空。当看到点缀着绿意的雪岭上方那片广阔而生硬冰冷的漆黑时，他害怕得紧紧抱住父亲的脖颈。在幽深难测的黑暗里，会不会有只无形的手伸出来，把他小小的身躯攫走呢？那种恐怖的感觉令他毛骨悚然。

如今，父亲过世了，他心中对宇宙深渊的恐惧感也消失了。现在，他只希望自己拥有一双翅膀，能与那个胜似父亲的人一同在星辰闪耀的银海中自在地翱翔。

宇宙历七九八年，帝国历四八九年一月。

尤里安·敏兹转眼快满十六岁了。

自由行星同盟军伊谢尔伦的驻留舰队中，由达斯提·亚典波罗少将所管辖的大小共两千两百艘舰艇的分舰队离开要塞，从伊谢尔伦走廊往银河帝国领域的方向挺进。尤里安·敏兹也在其中。

分舰队的任务是担任最前线的警戒、巡逻，以及大规模的新兵训练。

去年，所谓的“救国军事会议”发动政变，使自由行星同盟深受打击，为了平息政变，同盟军消耗了不少人力资源。在杨威利提督的指挥下，伊谢尔伦要塞驻留舰队虽然获得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但内战结束后，这些有经验的人大多成了新增设部队的核心，纷纷被“挖角”了。

老兵的位置只好由新兵递补，虽然人数仍然相同，但战斗力当然较以往差了许多。纵使他们有潜在的能力，但要激发出他们的潜能也要相当的经验和时间。

将这些新手训练为成熟的士兵并不容易——想到这一点，负责教育新兵的人常会感到任重而道远。更何况伊谢尔伦要塞地处最前线，一旦银河帝国

发动军事行动，伊谢尔伦必然首当其冲。然而，同盟政府却将老兵从这处重要的军事据点撤离，并以新兵滥竽充数，真搞不懂同盟政府的那班低能之辈在玩什么把戏！

将政府痛骂了一顿之后，伊谢尔伦的军官们只得赶紧处理眼前的问题。为了提高胜利的可能性，也为了提高生存下来的几率，至少要将只有一成熟程度的新兵训练到五成熟练才行，然后才能让他们参加战斗。

于是，新兵们一被编入伊谢尔伦，就开始在声色俱厉的教官和老兵的指挥下接受严苛的训练。

“混账东西，来这里混的是吧！一群没用的东西！”

“想要死里逃生，保住小命，就得练出点看家本领！敌人可不会手下留情！”

“明白吗，能取胜的是强者，而不是什么正义者！战败了连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正义！这点要切记！”

“快速攻击不如正确攻击，抢先发射炮弹也要看准时机。否则等于把自己的位置暴露给敌人！”

“反应迟钝！从头再来一遍！”

“回去重念幼校！这种程度也能毕业？等你们不用尿布了再来！”

教官们语气激烈，声音愈拉愈高。要是有人漏听或反应迟钝，少不得要挨一顿臭骂。

像尤里安这种生来就具有敏锐的理解力和反射神经的少年实在少之又少，但即使如此，他也不可能逃脱被厉声斥责的命运。成绩优异者会和表现很差的新兵一样被骂，甚至被骂得更惨，这就是军队这一特殊集团中一个应予以唾弃的弊端。

被殴打的人倒是没有，但这仅限于伊谢尔伦驻留舰队，其他部队中就没这等好事了。担任司令官的杨对军纪一向要求从宽，但唯独在两点上从严：一、军人危害百姓，二、上司对部下使用私刑。触犯这两点时，他会一反常态，进行严厉惩罚。有一次他将一名久经战阵、屡立战功的军官降职之后遣

回同盟首都。这名军官曾经不止一次地对部下施暴，虽然有人惋惜他的能力，但杨置若罔闻。

“一个会去殴打毫无抵抗能力的部下的人，若是还能作为一个军人而受到赞赏，那么军人便是人类的耻辱了。我们不需要这种军人。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

当杨坚持自己的意志之时，他从不大声叫嚷，无论表情或声音总是一派温和，这是他的风格。

当尤里安表示想当军人的时候，身为尤里安监护人的杨威利显得很不高兴。

“职业千百种，你偏偏要做军人不可吗？”

杨的表情和声音都充满了劝阻的意味。

杨威利自己是军人，而且年纪轻轻就升到上将，在自由行星同盟军中，一向被视为制服军人中仅次于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上将和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的第三号人物。

以杨所处的位置来说，尤里安若有志从军，他应该感到高兴，并为尤里安谋求一些便利才是。但是杨从不认为军人是自己的天职，对于尤里安，他的看法亦然。不过，杨还不至于顽固到无视少年自由意志的程度，所以尽管他满心不情愿，还是默认了。这就是眼下的现状。

杨是尤里安的监护人、亲权人兼保证人，但在训练场合里，这种身份对尤里安而言并不见得有利。正相反，有些心情恶劣的下级军官把这一点当做绝好的材料，用来责骂和奚落尤里安。

——就算是杨提督的养子，也不能纵容！

——这像什么样子！真是有损提督的英名哪！

——如果以为我们会因此怕你，那可大错特错了！

——你大概以为去求求提督就能过关，做梦去吧！

这些话令人恼怒，但并没有超出尤里安忍耐的限度，因为他知道别人是妒火中烧。伊谢尔伦要塞和舰队的士气，无疑是全体同盟军中最高的。尽管

如此，仍旧无法扫除其中的负面情绪。不仅军队如此，这也许是人类团体中所固有的一种无奈情形吧？

II

分舰队的旗舰特里古拉夫是一艘以古代斯拉夫神话中的军神之名来命名的战舰。它造型优雅，洗练的机能美感，与杨的旗舰休伯利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特里古拉夫是最新锐的战舰，当它刚分配到伊谢尔伦要塞时，有人窃窃私语，猜测杨司令官大概会把指挥席迁到该舰，但这种猜测落空了。于是又有人说：“要不然就是杨司令官认为军舰用不着这么美。”

“为什么不用特里古拉夫？我觉得特里古拉夫的风格很适合做旗舰！”

参谋长姆莱问道。而杨的回答却使他无言以对。黑发黑眸的青年司令官这么说——特里古拉夫的确是一艘外观出众的好军舰，正因为如此才不能做旗舰。如果自己坐上去，不就无法欣赏它的美了吗？

杨的回答是真的吗？关于这一点，尤里安多少有些疑问。他想，或许杨只是嫌把指挥席从坐惯了的军舰上移走太麻烦。也或许杨对那些喜欢凭空想象、搬弄是非的部下感到不胜其烦，所以故意回答得出人意料，好让他们无话可说。但话又说回来，没准杨说的是真心话也未可知。总之，想要看透杨的心思，对尤里安来说还是太难了些。

在特里古拉夫的舰桥上，监控员们忙成一团，因为侦察系统捕捉到了一群来历不明的舰艇，舰艇数量在一千艘以上。若不是一支大规模逃亡的舰队，十有八九是银河帝国军的舰队。这份报告送到了分舰队司令官亚典波罗少将手上，少将遂向各舰舰长下达了中止训练、进入二级战备状态的命令。就在此时，通信电波出现紊乱，前哨的各艘战舰真切感受到了敌人逼近的压力！

警报响起。

发现敌人舰队！

五十分钟后遭遇！

全体人员进入战斗位置！

紧张之感快如光速，充满了全体将士的精神网路。就寝中的士兵倏地跳起，餐厅顿时悄无一人。新兵比老兵还多了两种感受——惊惶失措和对未知的恐惧。他们花了两倍于老兵的时间才穿上战斗服，却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只能在通道上四处乱窜，却被杀气腾腾的老兵们撞得鼻青脸肿，样子狼狈之极。

“搞什么鬼！我只能指挥这帮童子军跟敌人打仗吗？”

在舰内凝视着监视屏的亚典波罗少将，隔着黑色的军用贝雷帽，揪住了自己铁灰色的头发。二十九岁的他是同盟军中最年轻的将官之一，在军官学校是比杨晚两届的学弟。他极有气度和勇气，杨肯将尤里安交给他，虽说只是暂时之举，但也表明了对他的信赖。

分舰队的主任参谋拉欧中校皱眉道：

“新兵和实习生也得出动吗？”

“当然！”

亚典波罗大喝一声。新兵们也是为了战争而被分配到舰队，反正迟早都得体验一下“首次战斗”的滋味。对大多数甚至可说是全部的新兵而言，这场战争未免来得太早了点。但到了这步田地，战斗已是无可避免，仅仅依靠老兵来保护新兵平安，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把新兵配置到各个岗位上去，便会导致战斗人员的数量出现致命不足。

“他们也得参战。不可能让他们坐在特等席上欣赏战争，要他们出动！”

亚典波罗发号施令的同时，内心不禁黯然神伤——有几个新兵能安然无恙地回到伊谢尔伦要塞的宿舍？只能在救援到来之前，尽可能使伤亡降到最低限度。年轻的指挥官心中决定了“不求胜，只求不败”的作战方针。除此之外，也实在别无选择。

“亚典波罗分舰队在走廊 FR 方位上与帝国军遭遇，进入战斗状态——”



当通信军官传来这个报告时，同盟军上将杨威利提督并不在要塞的中央指令室。他不是一个在勤务时间之外也坚守工作岗位的勤勉男子。但好在他还不算太懒惰，总算交代过自己要去什么地方，所以不一会儿，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就在植物园找到了正在长凳上午睡的青年司令官。

“阁下，请起来。”

听到叫声，杨把盖在脸上的贝雷帽拿开，但仍躺着不动，只以困倦含糊的声音应了一声“什么事”，等听完了副官的报告，他才拿起帽子起身。

“边塞无宁日，北地春光晚——啊！真是麻烦，尤里安……”

杨习惯地叫着尤里安的名字，环视一下四周，最后才与菲列特利加的视线相遇。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用一只手搔了搔黑发，最后站了起来，一边戴上贝雷帽，一边怅然若失地喃喃自语道：

“我以为那里很安全，才把他送过去的……”

“他一定会平安归来的，因为他是一个才运兼备的幸运儿啊。”

菲列特利加明知这句话欠缺说服力，但也只能这么说。杨露出了微妙的表情，大概他觉出自己说了公私混淆的话吧。

“新兵那么多，亚典波罗想必很为难。我们还是尽早赶去救援吧。”

他那不悦的表情和声音，怎么看都是在掩饰自己的窘态。

一月二十二日，在被称为“伊谢尔伦走廊”的细长隧道状宙域中靠近帝国一侧的宙点上，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两军偶然在此遭遇，从而引发战争，这在战略上几乎毫无意义。

这可说是一场典型的遭遇战。帝国军和同盟军双方都没有料到敌军竟会如此深入。

体制互异的两国势力范围相冲突，地点就在边境地带。由于双方都不承认对方为对等的外交对象，所以并不存在正式的边境，但是这里充满了紧张、不安和敌意，是一个无音无形、危机四伏的漩涡。投向这里的目光不可能是和平的，但有时人们会有所松懈。因为无论敌我舰队，都没有料到会在

执行日常巡逻行动之时遭遇敌军。这也可说是粗心大意，但话说回来，人类并没有完美的注意力，不可能总是对发生几率极低的事态作好万无一失的准备。

尤里安是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的飞行员，他柔韧的身体裹在战斗服之中，一边侧耳聆听舰内的广播，一边在母舰的机库中待命出击。

“敌军兵力推定：战舰两百到两百五十艘、巡航舰四百到五百艘、驱逐舰约一千艘、宇宙母舰三十到四十艘。”

规模不算很大，尤里安心想。即便如此，搭乘的将兵们也该有二十万之众，他们的生命和未来都寄放在与宇宙真空只一墙之隔的舰舱内。在那里也有人和自己一样，是头一次参加战争吧？尤里安环视身边的飞行员们，老兵们个个满不在乎、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与新兵们苍白的脸色恰成对比。也许老兵们是在虚张声势，但是可怜的新兵却连虚张声势的能力都没有。

“……敏兹中士！迅速搭乘斯巴达尼恩！”

管制官的声音通过耳机敲打着耳膜。在新兵之中，尤里安第一个被叫到。

“是！”尤里安应了一声，连忙跑到他那艘刻着 316 号码的专用机上。

将记录着姓名、DNA 形态、血型（ABO 式和 MN 式两种）、指纹、声音、军籍号码和军衔等资料的 ID 卡贴到挡风玻璃的一点上，斯巴达尼恩的电脑会读取这些资料，再打开挡风玻璃，让飞行员进入。

在操纵室里坐定后，系紧安全带，戴上头盔，电磁石会使头盔与战斗服紧密地接合起来。头盔有两根软线与电脑直接相连，传送飞行员的脑波，如果脑波类型与电脑存储的飞行员的脑波有异，头盔中会发射低功率、高压的电击，立即致人于昏迷状态。和给小孩子看的立体电视的动作片不同，斯巴达尼恩绝对不会被敌人夺去，而且一架斯巴达尼恩只能由一位飞行员操作。

戴上头盔的尤里安机灵敏捷地检查机器和机内的装备。

盐的锭剂——这是在氯化钠的外层包裹一层粉红色糖衣做成的。装有浓缩维生素液体的塑料瓶、蜂皇浆与小麦蛋白的混合筒等，这是足以维持生命

一周时间的营养补给品组合的一部分。

战斗艇的机身发生龟裂时用的瞬间凝固树脂喷剂、信号弹及其手控弹射器，以及补充钙质的注射药品——这是因为人体在无重力状态下丧失钙质后，无法借由进食或吃药予以补充。此外还有：速效镇痛剂、降低体温的模拟冬眠剂、有机锗剂，以及其他医疗药品、压缩式注射器等一套组合。

这一切只在没有当场死亡时才派得上用场。这些装备被大力宣传，声称这说明同盟军并非将士兵看作消费品，而是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们的生命。只是这些能与美化为国捐躯的行径并行不悖吗？

任何人都能预感到自己的死亡——尤里安曾听人这样说过，是真的吗？少年半信半疑。于是，他询问曾经无数次飞越鬼门关的杨威利。杨的答复是：

“一次也没死过的家伙，还大放厥词地谈论死亡，他的话可信吗，尤里安？”

杨这时的严厉语气当然并非针对尤里安，但尤里安仍然面红耳赤地快快离开了。

“管制官，起飞准备全部完成，请指示！”

尤里安按照规定报告就绪，立刻传来了指示：“好。进入起飞舱门！”

已经有十余架战斗艇脱离母舰，跃进了太空中。尤里安所乘坐的斯巴达尼恩沿着舰壁向舱门滑行。舰壁内有电流产生磁力，牢牢吸附着斯巴达尼恩。

到达舱门口时，电流自动停止，壁面的磁力也消失了。

“起飞！”

斯巴达尼恩脱离了母舰。

III

世界在尤里安的四周旋转起来。

尤里安吓了一跳。然而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因为从有重力状态下忽然转移到无重力状态时，空间感失调，辨别不清自己所在方位的缘故。训练的时候尤里安经历过几次这种情形，但是这并非多经历几次就可轻易克服的。

呼吸与脉搏加速，血压上升，肾上腺素的分泌数值也增加了；头盖骨的内部与外侧同时发胀发热；心脏和胃仿佛要从不同方向跳出去似的；耳朵里的半规管撕裂般地鸣叫着，当撕裂声渐渐变小、变低，终于消失后，尤里安才慢慢恢复平衡感与稳定感，这已经是二十多秒钟之后了。

尤里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终于有力气好好观察四周的环境了。

他现在正处于战场的正中央。明暗交替只在转瞬之间，彼此吞食着对方的领域。黑暗以无限的厚重与幽深封闭了光明，光明则以瞬间的绽放与黑暗相抗衡。

这时，一幅景象吸引了尤里安的目光。

一艘己方的母舰在即将发送斯巴达尼恩的瞬间被炮火击中，母舰连同战斗艇都爆炸了。迅速膨胀散开的白色光球消失后，眼前只剩下了万古延续的黑暗中的空虚一隅。

尤里安心头一寒。真险啊，幸好没有在起飞的那一瞬间遭到狙击。少年心中感谢自己母舰的管制官选择了一个绝妙的时点让他们起飞。

尤里安的爱机飞翔在充满死亡与破坏的空间里。中弹的战舰翻转着爆裂的巨大船体，在死亡边缘挣扎，同时，尚未被破坏的大炮还在向敌人发射出大量的能量光束。失去操作员的巡航舰爆炸后的残骸，自尤里安的机旁泅泳而过，残留其上的能源向四周散射着微弱的白光。一道道光束照亮黑暗，飞弹的曳光划破宇宙，舰艇爆炸的光芒化成生命短促的恒星照耀四方。到处都是无音的闪电交错纵横。假使声音能够存在于眼前的世界，那么充满邪恶的能量所发出的惊人咆哮势必震破人们的耳膜，而疯狂亦将永远笼罩着所有人。

突然，一架帝国军的单座式战斗艇王尔古雷赫然跃入视界。尤里安的心

脏剧烈地跳动着，他定了定神，仔细去看来机，但它倏地移动而去，只留下视觉残像。

战斗艇的动作锐利而剽悍，简直不像是没有生命的机器，飞行员必定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强者。尤里安仿佛看到他瞪视着初出茅庐的对手，眼中放射出腾腾杀气和对胜利的绝对自信。尤里安一边想着，两手却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因为过度激烈的操作，斯巴达尼恩发出了抗议的震动。加速压的强烈变动不断刺激尤里安的呕吐中枢，而在此时，尤里安看见了以极近距离掠过机身的高能火箭弹的曳光。

也许应该说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吧？也只能这样说。尤里安居然避开了远比自己经验老道的敌人所发射的第一枚炮弹。

少年感觉到，战斗服里，全身的皮肤都在战栗。但他无暇放松心情，眼前他必须正视主屏幕上显现的敌人状况，同时必须读取左右两边小侦测器上显示的多个数据，以最大限度的效率来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这说来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然。斯巴达尼恩的设计师及操作手册的作者简直要求舰艇的操纵者必须具备昆虫一样的复眼。所有的驾驶员，还有王尔古雷上的帝国士兵都必须接受这个过分的要求才能生存下去。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无理要求，但也只能勉力为之。

致命的一击被尤里安躲过，敌人的杀气更加锐利，再次向尤里安挑战。光束如白热化的利牙攻击过来，但是仍然没有打中！是尤里安躲过了？还是敌人没有瞄准？

无论如何，必须尽可能避免让战机作直线移动。在宇宙空间的物体，不管是动是静，圆和球都是基本形状。

回旋——上升——下降。假设虚空中有个看不见的球面，把速度提高至可能的最大极限，沿着球面移动。战斗艇的移动未必会像计算的那么精确，但这反而可以逃过敌人的预测。当双方的机身擦肩而过，在极近距离处交错的那一瞬间，尤里安看着处于下方的敌机，按下了中子光束的发射按钮。

打中了！

是真的吗？是真的！

各种色彩炸裂开来，充满了视野。炸裂的机身碎片自光球的中心被喷射到黑暗虚空中去，化为霓彩，把宇宙的一隅妆点成万花筒般的瑰丽世界。

此刻，尤里安·敏兹埋葬了生平第一个敌人！而且这个敌人似乎身经百战，毋庸置疑，一定有许多同盟战友命丧于此人手中。这个人大概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的人生竟会终结在一个初上战场的小孩子手上！

兴奋自体内传来，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像要灼烧起来似的，但在这一股骄傲的热流里却有一块无法熔化的沉重巨石，冷却了尤里安的一部分精神。

那个被他葬送的敌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有妻子吗？或者是恋人？……一架瓦尔古雷载着一个士兵的一生，而这个士兵的一生却牵连着无数的旁支，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延伸而去。

这并不是无谓的感伤。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地斩断了另一个人的人生，那么在他自己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之前，应当将此事铭记在心。

帝国军各舰有人开始纳闷了。以现况而言，他们正处于优势，原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但是一股奇怪的感觉却不禁油然而生。敌人的战力不均，虽然有人说伊谢尔伦驻留舰队是同盟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但斯巴达尼恩上的敌兵却有很多可说是以近乎自杀的拙劣方式战斗着。原因何在？

帝国军指挥官艾恩德尔夫少将是坎普上将旗下首屈一指的用兵专家，在此时他并不急于追击，而是采取稳扎稳打的做法，谨慎应战以确保优势，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也是慑于杨威利的威名使然。通常这种做法应当会颇受赞扬，但这次却被指责为优柔寡断。

结果伊谢尔伦要塞的会议室里，将领们齐聚一堂。虽然有人说杨是“爱开会的杨提督”，但他又不能取消会议，否则大概又会被批评为独断专横或独裁作风了吧？从杨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听听部属的意见也不错，总比自己闷着头想要好。这次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赞成尽速增派援兵，唯一的问题在于